

人生，尤其是以  
悲劇告終的人生，很多時候，  
就是一首歌。

# 史記一百句

陳  
正  
宏

史記一百句

陳正宏  
解讀

史記一百句 / 陳正宏解讀。

-- 初版.-- 臺北市：龍圖騰文化，2012.02

面：公分。-- (文化中國系列；CC026) (經典·心悅讀；4)  
ISBN 978-986-6100-71-0

1.史記 2.格言 3.通俗作品

---

610.11

100023786

CC026 文化中國系列

## 史記一百句

---

作者	陳正宏
特約編輯	劉慧美
封面/版型設計	霧室。
內頁編排	林樂娟
發行人	蔡清淵
總編輯	劉興藜
版權策劃	李鋒
出版發行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98號12樓之2
電話	02-2704-3265
傳真	02-2704-3275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990-2588
定價	NT\$220元
ISBN	978-986-6100-71-0
初版一刷	2012年2月

---

本著作物經外圖（廈門）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代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史記一百句 目錄

•••••

導讀 打開經典入門徑，走出人生新天地——鄭明嫻 2

引言 一鍋既保有原汁原味又獨具新意的精神鼎鼐——葛兆光 6

序言 歷史的結晶——陳正宏 15

人生如歌 18

大丈夫 21

寧做雞頭 不做牛尾 24

那些深藏不露的人 26

人譬如鼠？ 29

成功以後	31
樂極生悲	33
死有多難	37
知遇之恩	41
諾言	44
牢記與遺忘	48
色與愛	51
合適才是真的好	53
分手的時候	57
忠言逆耳	60
人言可畏	63
知音	67
朋友	71
下屬和上司	74

醫患關係 77

親情也無奈 82

生者與死者的對話 84

民以食為天 87

萬物無絕對 90

大國風範 94

騎馬豈能治天下 98

如何識人 101

如何選拔幹部 104

良妻與良相 107

主宰是一門學問 110

用人的韜略 113

言說的膽量 118

脫穎而出 121

一鳴驚人 124

誰是我們的敵人？ 127

分我一杯羹 130

人畜有別 133

走狗的下場 136

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 140

倒行逆施 144

前功盡棄 148

死灰復燃 151

強弩之末 156

公道自在人心 160

利令智昏 163

熙熙攘攘的底下 167

說富 170

致富潛規則 173

送禮送什麼 176

知足 180

彼一時 此一時 183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187

述往思來 190

索引 193

編者後記 201



史記一百句

陳正宏  
解讀

## 打開經典入門徑，走出人生新天地

...

每一個民族的精英文化都「沉澱」在經典中，要認識一個民族，就必須先認識他們的經典——廣義的經典是指：經過時間淘汰留傳下來的典籍——做為民族的一份子，不用說，有義務要理解自己民族的重要經典。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累積了無數的經典。要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真是談何容易？所以，歷來都有學者挑選適合時代需求的經典提供青少年參考使用。目前我們仍然可以在圖書館看到諸如《學生國學叢書》、《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國學經典寶庫》、《歷代經典》……等等，就是過去不同時期的組合包裝。

經典都是文化精華的再度濃縮，後人閱讀古人之作，並非開卷即能讀懂，有些需要翻譯、有些需要用新的表達方式詮釋經典的內涵，讓當代國民承繼文化的香火、發揚文化的光輝。

經典在社會使用的地位不但會移動，而且也會更替。農業社會，在單純的環境裡生活，讀書人可能一生都浸淫在傳統經典裡。可是，在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青少年最先接觸的往往不是自己民族的精英文化，而是全球的流行文化。面對社會的改變，教育家有必要為青少年量身尋找適合的文化經典。選經、解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

即使在朱自清寫作《經典常談》的時代，他就說：「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二十一世紀的人更無法消化大部頭的經典，學者得替他們選錄。於是像「古籍今讀精華」之類的書應運而生。

在眾「經典精華選」中，讓人眼睛一亮的是龍圖騰文化出版的「經典·心悅讀」，這系列挑選了十種經典書籍，每本書籍只挑出百句來詮釋，這可是另一種「精益求精」呢！十本書中，有經書，如《論語》、《孟子》；有子書，如《莊子》、《老子》；有不像經又不像子、又像經又像子的《朱子》；又有兼具史學與文學的《史記》，由此轉而入文

學：《唐宋詩》、《詩經／楚辭》、《紅樓夢》。可能是編者的淑世心腸，中間夾了一本重新編選歷代各朝的家訓選文。即使加上這本書，在少少的十本小書裡，已經囊括中國的經、史、子、集，不能不說編者有著宏大的企圖。

雖然十本書都說是選擇「百句」，但看起來，可能都沒有恰好「百句」，所謂百句的意思應該是指：為了選擇精華中的精華而擷章摘句，提供最優秀的代表，讓讀者聞一知十，啟發作用大於閱讀原典。十本書在編輯時，並沒有內容上、導讀上的必然連繫，讀者可以自由自在挑選其中任何一本開始閱讀。甚至於，在閱讀時也會發現，各本的導讀者、詮釋者也是由每位學者的個人學養出發，發表自己對於該「書」心得的精華。換言之，這十本書，並不是系統性的教科書，而是十本具有詮釋者個人色彩的導讀書。

例如，在《紅樓夢》並不長的序言中，作者大談「索隱派」的無聊作為，在最後一段請讀者別理會索隱派，直接走進《紅樓夢》文本就好。其實，許多讀者或許還不知道有所謂的「索隱紅樓」，作者此一番語言，比較能表現他對眾《紅樓夢》研究者的褒貶之意，很有點不吐不快的意思。

至於對《紅樓夢》內容的分析，作者也很有一己的看法。例如他似乎認為《紅樓夢》

不完全是一本悲觀主義之書。有關此點，應該分開來說：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是樂觀的，因為他讓賈、甄兩家都「家道復興」了。曹雪芹原來的安排才是完全徹底的大悲劇，曹雪芹是悲觀主義者。另外，作者把《紅樓夢》和《金瓶梅》互相比較，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中很少有絕對的悲觀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周而復始的迴圈觀念。作者說西門慶死後，小說又出現一位張二官，原來寄食西門慶門下的幫閒應伯爵等都轉而投靠張二官，這就是「迴圈觀念」。筆者倒覺得書寫應伯爵等人見風轉舵是諷刺這些忘恩負義者。「迴圈觀念」更適合用在西門慶死時，恰好他的兒子出生，正是西門慶投胎，一出世就得出家為自己前生的罪孽贖罪。

不過，閱讀文學作品，本來就應該見仁見智，各表其說。何況在強調多元／複調的二十一世紀，更歡迎別見與歧說。所以說，這套不像教科書的集子，裡面的解讀者都各有別解，不僅告訴讀者中國有那些可貴的經典，更讓讀者腦力有激盪的機會，讀完這些書，才會進一步找出全本的經典，再仔細閱讀，必然會讀出另一番天地來。

鄭明嫻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鍋既保有原汁原味又獨具新意的精神鼎甬

經典無疑很莊重很偉大，不過，在一般生活世界中影響庶民至深的，常常不見得是學者皓首不能窮的原典，而是刪繁就簡且加了解說的「選本」，就像《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通俗選本一方面替人省下了時間，讓讀者在車上枕上、茶餘飯後，很快就能親近那些高深的典冊；一方面把經典再經典，經過選家披沙揀金，經典被再度提煉濃縮。

在現代生活中，要從俗務裡逃脫的機會不多，這時，精選的「一百句」或「三百句」這樣的隨身冊子，就成了人們的精神速食。也許很多人瞧不上「速食」，可是，沒有時間從容細細品味滿漢全席的時候，速食不妨也是一種補充體力和精神的選擇。記得當年國門

初開，《英語九百句》曾因簡便實用，成為熱門讀物，當了很多人看世界的拐杖和眼鏡。

這些年來，引「經」論「典」成了社會一大風氣，搭「傳統」便車，也成就了很多風雲人物，不過，我始終有些看法，在這裡不妨說一說。

一個看法是，千萬別把「經典」這兩個字理解得太狹，有人一提起經典，就想到儒家「五經」加上「四書」，這就把傳統等同了儒家，把經典當成了儒經。還有人覺得，可以以把「老」、「莊」也算上，可是，這個似乎網開一面的做法還是嫌窄，因為換了個花樣，等同只承認了「道家」的准入資格，最多滿足了思想史家對古代思想世界所謂「儒道互補」的簡單判斷。我倒覺得，佛教、道教以及詩、詞、歌賦、戲曲裡面，那些經歷了千錘百鍊的東西，若是真的好，也該讓它們得到「經典」的名號。其實說到底，《詩經》裡兩千年來被恭恭敬敬當經典捧讀的這「風」那「風」，當年也不過就是民間小曲，甚至是流行歌曲，唐詩、宋詞、元曲經歷了千年吟誦，有什麼當不得「經典」二字的？

還有一個看法是，學經典當然是為了溫習文化記憶，接續歷史傳統，不過，傳統的關鍵是在「傳」而不在「統」，所謂「傳」是發掘自己的資源，加以重新詮釋，重建當下的文明。美國已故史華茲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曾感到詫異，世界上很多現存的文明古

生了棄舊更新的衝動。就像人和影子賽跑，一路狂奔，總想著甩脫隨形之影一樣。這時，人總處在緊張和焦慮中，緊張讓人少了從容和灑脫，焦慮使人顧不得教養和秩序。為了棄舊更新，各種文化、歷史和經典都變得像時裝，沒有自信的人總是一件一件穿上，又急忙一件一件脫下，彷彿哪一件都不稱身，所以，沒有安靜下來反思的時間。

按照一種說法，文明就是在群體社會中，人人按照秩序行事，就連「自由」，也得有己也有群，有權也有界，秩序便是邊界，就像按節奏跳舞一樣，任何抄截越次、鼠目寸光的行為都不是文明，也叫做沒有風度。什麼是有風度？如何才能有風度？途徑之一就是多讀經典、多看傳統，心中有幾千年的底氣，肚裡有若干冊的書本，或者就能夠讓人變得自信一些，而自信則能使人從容一些。

「傳統」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美國歷史神學家雅羅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Jan Pelikan)所著《傳統的解惑》(*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書裡說：「傳統是死人的活信念，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信念。」這話說得很對。一方面我們絕不是要離開傳統開闢新路，這種「把歷史歸零的幻想」並不切實際；另一方面我們面對過去，也絕不想寸步不移地死守這個「信念」。我想，在當下語境中重新閱讀經典，也許正是「創造性詮釋傳統」的途徑。



不過，「詮釋」兩個字相當沉重，它意味著既不能遠離文本的舊含義，卻又要解釋出經典的新價值，要在這種「既舊且新」的目標下，傳遞經典、延續傳統殊為不易。因此，如何重新解釋經典，讓它與現實生活產生共振效應，是今人須要戮力以赴的。這套書裡的作者，是真正的專家，雖然他們不能像時下一些詮釋者那樣，不需太多知識依傍就去裁出一件名叫「經典」的全新時裝，相信這套叢書的作者會藉助經典的原料，煨出一鍋既保有原汁原味又獨具新意的精神鼎鼐。

有人說，一個時代需要有一大批具備高深知識、篤信自家傳統又坦然面對世界的人，由他們來詮釋經典和傳統，並賦予這個時代的知識風尚和思想趣味；只有這樣，他們所深愛的傳統、他們所尊重的經典、他們解釋世界的語言和辭彙、他們的秩序感和教養，甚至他們的衣著、語調、樂趣與愛好，才能夠形塑這個時代的既深厚又普遍的文明。

這話我相信。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